

当代侦探推理小说

文库

错乱人生

D A N G D A I

Z H E N T A N

T U L I Y U P U Z H U O

X I A O S H U O

W E N K U B U S

Q Z C B S

当 代 借 探 推 理 小 说

文 库

I24
144-c2

错乱人生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错乱人生 / 翼浦著 . —北京：群众出版社，1998
(当代侦探推理小说文库)

ISBN 7-5014-1690-7

I . 错… II . 翼… III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7685 号

版式设计：连生

当代侦探推理小说文库

错乱人生

翼 浦 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 印张 247 千字

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14-1690-7/I · 671 定价：15.50 元

印数：0001—6000 册

内 容 提 要

有中国血统的法国少女希尔维娅请警察雷鸣帮助寻找失散多年的祖母，却有人冒名顶替乘虚而入；农村少妇武旗红被公公薛宝强奸，薛宝却从其左胸胎记上认出武正是自己亲生的女儿，遂手执剔肉刀杀向接生医生陆圣洁……希尔维娅家的恩人尤蕴奶奶为掩盖几十年前的弥天大谎不顾年老体弱将冒名顶替者杀死并抛尸荒郊，尤的儿子电视剧《错乱人生》的导演郑坦也为掩盖 25 年前抛妻弃女的劣行而将武旗红的母亲毒死……警察雷鸣拨开重重迷雾，终于发现了惊人的秘密……

本书语言生动流畅，情节扑朔迷离，人物形象阴鸷，作案手段奇诡，读之令人拍案称奇！

目 录

夜蹲酒吧	(1)
结识法国姑娘	(14)
孤苦的寻夫女	(21)
恐吓字条	(34)
噩耗	(42)
虚惊一场	(56)
艰难的恋情	(66)
勘查行凶现场	(74)
顽症之谜	(81)
西瓜缘	(92)
一块旧怀表.....	(101)
电视剧里的线索.....	(108)
无名的袭击.....	(114)
两桩大案真相.....	(118)
怀表失窃.....	(128)
亦公亦私的探视.....	(136)
年轻的剧作家.....	(140)
祖母找到了.....	(154)
警民情.....	(159)
行抢？搬家？	(167)
凄凉的母亲.....	(177)

误入圈套	(187)
千里寻故人	(197)
失踪	(206)
不意中毒	(215)
灌木丛中的女尸	(222)
不速之客	(227)
未遂的扼杀	(231)
厨房里的命案	(237)
疑窦丛生	(246)
遥控点化	(254)
嫌疑人	(256)
风流女的自白	(262)
墙上有把钥匙	(266)
感谢法医	(272)
迷离的史事之一	(277)
迷离的史事之二	(295)
迷离的史事之三	(302)
尾声	(313)

夜蹲酒吧

1

也不知是招待小姐失职还是有意在制造顾客充盈而无暇应接的假象，我面前这张菲律宾木的茶几上各式各样的酒瓶、酒杯、茶具已堆得密密插插。我估计，若是那些虚骄恃气、自视甚高的酒客肯定早就拍案而起，大发雷霆了，可我刚好相反，很怕服务小姐过来收拾，这局面对我极其有利，正好充当我装相作戏的道具。

凭着我面前满桌的酒瓶、酒杯，谁都会推断出我是个视酒如命的饕餮之徒，其实，这中间只有这只鹭鸶状椭圆形高脚杯是属于我的，桌面上几乎没有它的“插足”之地，我只好把它摆在距我最近的桌边。这只杯里还剩有少半杯法国“爱玛”酒，那是我晚上7点03分时要的，此时已是10点24分，我不愿、也不能豪饮，尽管它根本不含酒精。我只能不急不忙地喝“渗酒”，清醒地控制着进酒的节奏和速度，平均每10分钟抿一小口。那“爱玛”是开胃酒，然而，此时我已经“大醉酩酊”，倒靠在高高的椅背上，眯缝着两眼，装着一副神颓魂荡的无赖相。

我微眯着的两眼一直紧紧盯着右前方的那个小隔间，那里坐

着个黧黑剽悍的混世青皮，乌鬃般的女式长发披垂至肩头，臂膀浑粗，右臂的肱二头肌上纹有一个龇牙咧嘴的豹头，那是我的“梢”，人送绰号“金钱豹”。有迹象表明，他与一起国际贩枪案有牵连。近日我们得到个情报，说有个境外来客要和他在这个白露酒吧暗面接头，时间是晚8点至10点之间，时限是三天之内，今天是第一天。

吃过晚饭，7点整，我便忠实地坐在这里开始“值勤”，长达3个多小时，“闲暇无事”的我眯着两眼，无微不至地细察了这个空间所能目睹到的各处。

这酒吧是间优美的洛可可式法国建筑，厅堂呈椭圆形，四根雕花立柱支撑着拱状圆顶。圆顶中央悬吊着繁富琳琅的水晶吊灯，环绕它满布着U型、S型的柔缓曲线图案，蚌壳、涡卷、枝蔓、流苏、云朵……西面墙壁上有无数个天真可爱的白色小天使在纵情飞翔，宽大的玻璃窗前那轻柔的丝绸帷幔缓缓摇曳着，尊尊青铜烛台顶上的火苗在奔窜跳动，高雅富丽，熠熠生辉，处处都给人以奇妙、流荡、欢快的动感，那韵味真如巴黎苏俾士府邸的公主沙龙一般。

最能显示白露酒吧华贵气氛的，当然要属位于中央位置的那座金碧辉煌的吧台了，台后面那座顶天立地的高大酒柜里，摆放着世界各牌名酒，法国威士忌、葡萄酒自然是地位最为显赫。吧台上陈列着一排排式样奇特的酒杯，几乎荟萃了世界各国的风格。法国传统使用的古色古香的锡制量酒器摆在最显眼的位置。吧台右侧放置着光可照人的淡黄色木制大酒桶，桶上的铜箍和龙头闪烁着金灿灿的耀眼光芒。

白露酒吧是家法国式小酒店，开放而文明，没有迪斯科舞池，没有重金属效果的摇滚噪音，只有一小块空地，供情人们跳贴面的“情人舞”，音响里不断播放着轻悠如丝的乐曲，大都是《暗淡的月光》、《又是蒙蒙雨》、《默默祝福你》、《落花幽情》、《梦醒情

未了》、《海韵》、《忧郁小夜曲》之类的抒情小曲。

白露酒吧很受当代中国年轻人的喜爱，他们都愿意来这里体验一下法国式的静谧、幽雅的欢娱情调。经营者十分严谨，不允许这里变成藏污纳垢的场所，他们给予年轻顾客的自由是有限的，结伴而来的男女是已婚、未婚还是非婚，一律不问；对他们沉情溺意的狎昵举动，也从不干涉；但是，吸毒、卖淫之类的触法行为是绝对禁止的。

2

眼前琳琅的装饰中，最令我心动的莫过于对面墙上那副巨幅照片，所摄是法国雕塑家罗丹的杰作《地狱之门》……

“可以吗？”

我刚睹一眼，便被打断，一位娇秀的招待小姐过来招呼我。她身着湖蓝色法国式西装套裙，系着个雪白的围裙，葫芦型的外缘上镶着玫瑰图案的花边，同样雪白的脖颈上，围着一条玫瑰色飘带，精心系成的蝴蝶结，随着肢体的扭动在她胸前飘来荡去，就像翻飞着一只瑰丽无比的蝴蝶。

她笑容满腮，垂臂肃立，等待着我的批准。

我非但不感谢她，反而很怨她勤快，要夺去我作戏的道具，然而，她的尽职精神是无可厚非的，我只好应允。

“您可真有气魄，”她竟真的以为面前这林立的酒瓶、酒杯全部都是我的消耗呢，一边低头收拾桌面，一边还频频地抬头翻眼看我，娇声“夸赞”着，“来这儿消遣的客人，还真没见有像您这样海量的。”

她很令我好奇，除了招待小姐必备的条件，如标致的仪表、温馨的情态以及那身标准的工作服之外，我确是觉得她与平时习见的那些同行大有异样，简直可说根本不像个招待小姐。

我所见过的那些训练有素的招待小姐大都是柔声细气、低眉顺眼、动作熟练、举止规范，可是，这位小姐的眼神就像她胸前的蝴蝶结一样，总是飘来荡去的，情态亲昵而直率，似乎光临于此的顾客不是她的上帝而是与她平起平坐的熟友，我想，熟识的回头客是自不必说的，就连我这个初次登门的陌生者，也大有一见如故之感。

她的业务技术也很不熟练，收拾桌面的动作并不麻利，慌慌忙忙，似乎再生出一两只手才够用。一向乐于助人的我不得不伸出援助之手，帮她往托盘里摆酒杯。

“谢谢！”她腼腆地向我致着谢意。

“谢谢！”她转身离去时，我又向她致意。

望着她的脊背，我暗想：真是个自命不凡而又蹩脚的服务小姐。

“金钱豹”拥着个妖艳小姐，枕着她白腻的脖颈呼呼大睡着，我也想睡，可是不敢。

招待小姐走了，我的兴奋点重又转回到对面的那幅《地狱之门》上。早在念高中时，我就非常迷醉罗丹的雕塑艺术，《欧米哀儿》、《青铜时代》、《加莱义民》、《吻》、《雨果》、《施洗者约翰》等等，我不止一次凝神注目地欣赏过、体味过，每每都会油然生出奇异的联想。此时，眼前这幅《地狱之门》便吸引了我，它的艺术威力触动了我作为刑警的职业责任、职业敏感和职业心理，拨动了我的思索之弦，以致产生了强烈的谐振，总觉得它有许多可探究、可表述的东西。

画面上，众多的裸体者都在为欲望所驱使，带着种种情欲和贪婪沉浮于俗世人海之中。门顶上那“三个影子”向下伸展着双手，呈现着无力自拔的身态，显现着临近地狱时悔恨、痛思和无可奈何的复杂心态。门楣中央那尊“思想者”，是个承担着人类苦难和宿命的巨人，他垂头弓背，屈膝托頤，强健的躯体为难耐的

重负压迫着，吃力地在思考，思考着如何对人间那些毫无理性的罪人进行裁决，然而他始终也未能作出决断。在他下面的地狱里，各色各样的人演绎着一幕幕各不相同的人间戏剧，坦荡无忘的非法情人、惨无人性的狂暴之徒、利欲熏心的无耻政客……诸多丑类正在遭受着贪婪的奢欲所带来的苦难和惩罚，在痛苦命运的深渊中竭力挣扎……

3

“需要我帮忙吗？”

又一位身着湖蓝色套裙的女士站到我的面前，她不是小姐，倒很像北京人日常所称的“大嫂”，甚至“大婶”。

我转头注目，不禁一愣，那张爽气盈盈的笑脸，颇为眼熟，似乎在哪里见过，到底是在何时、何地，怎么也想不起来。我不是马虎、健忘的人，刑警的职业铸就了我严谨、谨慎的脾性，凡是着实打过交道的人我都会有清晰的印象，像她这样似曾相识的，肯定没有过着实的交往，只是匆匆过目而已，恐怕连萍水之遇都算不上。

依直观印象断定，她约有 40 多岁，或许还要年老一些，我思磨着，入时的化妆肯定使她年轻了不少。她姿态洒落、沉稳，表情安然、大方，很有些长者的风度。

“不，”我仓皇应着，“谢谢。”

看来，她是注定非要“帮助”我不可，竟全然不顾我的谢绝，硬是坐在了我的对面，抬起右臂，从上衣兜里翻出个塑料牌牌儿，就像美国特工人员在给别人翻看自己的警徽。

“我是经理，正在值班。”她郑重其事地向我发着声明。

我已经在这里坐了近四个小时，何以单单在这时引来了值班经理的“帮助”？不用猜，肯定是刚才那个尽职尽责的招待小姐多

嘴，在上司面前给我打了“小报告”。也难怪她神经过敏，来这里逍遥的红男绿女不是成群搭伙就是成双成对，哪个不是有陪有伴、有拥有抱的？像我这样孑然独处的，绝无仅有。

我这才发现，刚才来收拾桌面的那位小姐已经站到了吧台里面，一定是她顶替了这位经理的位置，让她特意来“帮助”我。

这位值班经理开始对我进行“帮助”，和颜悦色地问：“和爱人反目啦？”

啊？她的推断能力实在不算高明，竟把我当成了不争气的懦弱丈夫被粗蛮的老婆轰出了家门。

我不屑答她。

“请原谅我的莽撞，应该先问你有没有家室，对吧？”

我微微摇了摇头，什么意思？我也说不清。

“喔，对不起，我说错啦。”她不甘心，颇费心机地继续猜测着，“这么说，你还没有成婚，是个并不快乐的单身汉？我总算明白啦，草蜢唱过一首歌，叫‘失恋’什么来着？”

真有趣，她居然还知道“草蜢”。

我答她：“《失恋者大同盟》，是吗？”

“对，”她兴奋地抚了一下我的胳膊，“莫非你是同盟中的一员？”

天啊，顷刻之间我又变成了被无情恋人遗弃的可怜虫。

我依然是以摇头作答，倒要见识见识她有多大的想象力。

“与父母不和？”

这回我又成了父母高堂的不屑之子，看来她是下定决心非要把我问个“底儿掉”不可，显然，我已经被她视作行迹可疑的危险分子，她的前来，与其说是“帮助”，不如说是侦查。

正这时，我看见“金钱豹”已经醒来，挺直身子，在整着衣衫，难道他要走？

“感谢你的盛情帮助，”我早已耐不住这位热心经理的啰嗦，更

怕她耽误了我的正事，也直起了身子，整着夹克衫，做出个即刻就要离去的样子，“不必费心啦，我就走，马上就走，你忙去吧。”

她的表情陡然变化，全没了刚才的狐疑，充溢着友好的神态，还欠起身，向我凑来，把声音压得极低极低：“你是警察，对吧？”

“非常遗憾，”我和她开着玩笑，“你参加过有奖竞猜吗？”

她不解我的意思，答：“不，没有。”

“要是参加，肯定与幸运者无缘！”

她根本不理会我的否认，进行着并不严密而又结论准确的论证。

“你衣着整齐，发型朴素，来这儿逍遥的人哪有你这样的装束？滞留三个多小时，只要了一小杯女士喜爱的‘爱玛’，不需要酒精刺激，又没有女孩儿作伴，你肯定不是来消情遣闷、发泄欲气的，更不是那种贪酒贪色之徒。

“‘爱玛’酒只能开胃，根本不能致醉，你的醉相是假装的，一交谈我就看了出来，你非常清醒。一个朴素正派的小伙子，整夜不归家，泡在我们这儿装醉，肯定是有公务在身。

“蒙别人成，蒙不住我，你知道吗？警察来登白露酒吧的门可不是第一次，协助侦查破案，我作目击者、知情人也不是第一次，咱们是朋友，这样遮遮掩掩的，岂不是太见外啦？”

自得自是的她竟然用起了斥问的口气。

她的话我难辨真伪，也无话可答，只能任她随便怎么说。

“我还是刚才那句话，”她挑着高音，“要我帮忙吗？”

我也还是刚才那句话：“不，谢谢。”

“还是信不过我？我可不是那种只顾经济效益不顾社会效益的贪心老板，”她指着自己的眼睛，“不跟你说大话，我这绝对是火眼金睛，有透视功能，是不是好‘鸟儿’我一眼就能看透。只要一让我瞄上，发现行迹可疑，马上就过去盘问，支支吾吾、吞吞吐吐，准不是好人，先设法稳住，再偷偷去报警，我就是这个招

儿。

“今年春天，我就碰到个可疑分子，贼眉鼠眼，邋里邋遢，他一进门，我就看出来了不像正经人。那回，他就是坐在你这个旮旯，显然是在有意逃避别人的注意。不过，他和你可不一样，真是一通足喝、疯喝，要了好几回酒，酒瓶摆了满满一桌，那酩酊大醉的狼狈模样和你刚才差不多，他可真是醉了。”

“和刚才一样，一看他这模样，我心里犯起了嘀咕，就过来关心、盘问，他不理我，再一追问，他居然怒了、火儿了，瞪着红眼，仰着脖子，抡起胳膊对我犯起了混，吓唬着我‘我花钱喝酒，干你什么事？别多管闲事，不然，我就教教你怎样安分点！’这回我可算是看清楚了，他手上、胳膊上、脖子上有好几处刀伤呢，你想，这副模样能是干好事的人吗？我忙连连向他说好话，一劲儿道歉赔礼，把他稳住，回到吧台里我就给派出所打了电话。

“打完电话我出来再看，那小子没了影儿，我还以为他逃之夭夭了呢，忙跑过去一看，他那件脏兮兮的西服上衣还扔在这儿呢，肯定是没溜，一问旁边的人，说看见他掏卫生纸来着，那小子去厕所了！谁想，又一个小伙子跑上来偷着告诉我：‘他后腰上别着只手枪呢！’这回我可发了毛，弄不好非出人命不可。

“不怕，我首当其冲，带着警察去了后面的过道，把厕所的门堵了个严严实实。怎么办？直冲进去肯定会遭遇到抵抗，难免不伤不死。我想了个招儿，从外面把厕所的灯关灭了，两只手电筒的强烈光柱同时直射进去，对方在明处我们在暗处，他只能没头没脚地乱抓乱踢，那叫利索，警察上去就把他铐上了。”

“他的手枪呢？”

“哈哈，”她开心地笑着，“是假的，警察说叫‘仿真枪’，还真像，要我看，就是真的。”

“您可是立了大功。”

“哎，这算什么？要我说，不过是小事一段。公安部门可是没

这么看，非说我是立了奇功一件，原来，那小子是个负有人命大罪的在逃犯，去年冬天他在汕头一连杀了两个人，公安局正到处通缉他呢。”

作为刑警，我深知破案之难，每每总都寄希望于市民群众的支持协助，像她这样奋不顾身，的确难能可贵。

依着政策，做出这样突出的贡献，肯定会给予奖励。

我问：“受奖啦？”

“可不，上级夸我是‘临危不惧’‘勇斗歹徒’，好听的词儿多啦，封了我一个‘见义勇为好市民’的称号，给了个美称还不算，还奖了不少钞票呢。”

“物质奖励，理所应该。”

“唉，那我哪能要？维护社会治安是咱每个公民的本分，好事总要做到底，一要钱，岂不能悖离了我的本意？现在最时兴捐资助学，扶助贫困儿童，我就把奖金全都奉献给希望工程啦，那钱给孩子们花，挺好，我心里痛快。”

身处公安岗位，我一向关心这方面的信息，她这样卓著的光荣事迹，我肯定会有耳闻。

“请问尊姓大名？”

“姚虹。”

这个名字好耳熟，好响亮，蓦然唤起了我的记忆：“那次开表彰大会，你是第二个登台领奖的，对吧？”

“你参加啦？”

“在首都剧场开的，是吧？”

“今天，我满以为又能立一次大功呢，”她开着玩笑，“没想到上了老弟你的当。”

姚虹起身走了，我以为她是一去不回，谁想，她到吧台上交待了一番，拎着一瓶“爱玛”，又返回来继续和我聊着。

“实话实说吧，我是街道副主任，如今叫社区公务员，维持一方治安，我也有责任。”她给我斟了半杯“爱玛”，“今天不算，以后你总会有用得着我的地方。”

“如今的政策是群防群治，综合治理，哪能离得开你们呀？”我忙肯定她。

不过，我还有所不解，既然是社区负责人，怎么又跑到这儿当经理来啦？据我所知，政府人员是不能经商的。

我向她讨教：“这个酒吧是街道合资办的？”

“当今的政策你还不知道？政府机关哪能办企业呀？”姚虹伸长脖子，用手挡住嘴，诡秘地告诉我，“这是我们家出资与法国朋友合办的，我停薪留职下了海。”

“你投的资？”

“我哪有钱？是我老公。”

“老公是实业家？”

“那倒也不是，其实，这笔钱也不是他的，是我婆婆的，只是以他的名义。”

真是啰嗦，她原来是代理人的代理人。

一提老公，姚虹的兴致空前高涨，很有些非吐不快的意思。我不能冷落她，进行交谈时必须选择对方有兴趣的话题，这是戴尔·卡耐基理论中一条重要的社交原则。

我顺应着她的兴趣：“我猜，您的老公一定是个非凡人物，对吗？”

“哪里哪里，算不上，算不上，他只是个平庸的导演而已。”她

嘴里说“平庸”，可表情却神气异常，“你知道吗？导演忙得很，天南地北，没节没假，一年到头都忙着拍片，他哪有功夫管酒吧的事？所以我才停薪留职。”

制片、导演、拍片是当今最令人向往的时髦行业，所以姚虹才这样自得，我想。

长谈，大大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她谈话愈加畅快，无遮无隐，每一话题都可长驱直入，没等我发问，便主动介绍起来。

“我那老公可是科班出身，在戏剧学院进修了两年，他不满足，又去了法国，在那儿搞了三年电影理论和技术的研究。”

我很佩服他老公的选择，当今，有志于影视事业的大都奔向好莱坞，他却选择了电影创始者路易·卢米埃尔的故乡，真有独到之见。

“眼下，您的老公在拍什么剧？”客从主愿，我转了话题。

“《错乱人生》，电视台马上就要隆重推出，黄金时间，你没听说？新闻发布会刚刚开过。”

“啊呀，这可是个难得的眼福，”对电视剧毫无兴趣的我，立刻表示出强烈的向往之情，“一定届时收视。”

她突然想起，问我：“哎，我的宝贝女儿小娃，大名儿叫郑佳娃，知道吧？”

“不，不知道。”

“就是刚才来收拾酒具的那个姑娘呀。”

我恍然大悟：“她的警惕性可真高，把我当成了行迹可疑的人，是吧？”

“这叫教育有方，训练有素。”

“哦，果然不凡，她那气质很是与众不同。”

这纯粹是违心话，其实，我对她女儿的印象并不算好，说话时眉飞色舞、惺惺作态，我很不喜欢。

“不少人都这样夸奖她，还当着她的面，这很不好，惯得她不